

战争史研究丛书

被遗忘的 较量

阎京生 刘怡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战争史研究丛书

被遗忘的 较量

阎京生 刘怡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遗忘的较量 / 阎京生, 刘怡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113-0844-3

I. ①被… II. ①阎… ②刘…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 ~ 1945)
—通俗读物 IV. K15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11837号

● 被遗忘的较量

策 划 / 千喜鹤文化 项竹薇
作 者 / 阎京生 刘怡
责任编辑 / 文 婧
特约编辑 / 张秀琴
装帧设计 / 视觉共振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340千字
印 刷 /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0844-3
定 价 / 30.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 辑 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 (010) 64446051 传真: (010) 64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 - m a i l : oveaschin@sina.com

陆军与海军之互相作战，与昔时无异，不过其战斗人数、战争工具较昔时愈强而已。至于其后方国民各挟全力，作军事后盾而予以援助，则为大战所独有，而昔日之所无。

——鲁登道夫

战争与人

——《战争史研究丛书》序



对战争事务稍有了解的人，都背得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金句：“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倘若我们对照德文原著，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克劳塞维茨的本意是，战争是政治交往“混合以另一种手段”（mit Einmischung anderer Mittel）的继续。它至少包含两层意旨：其一，战争这种存在与政治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政治；其二，战争还包含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另一种手段”，它神秘莫测，深入人性的最底层，难于诉诸言说。

无人能确定人类第一场战争发端于何时。它早于农耕文明，早于部落社会，甚至早于“战争”这个概念本身。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西方传统中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伊利亚特》和第一部政治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关于战争问题的，而中国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中也有“兵家”一门。不朽的希腊人修昔底德还着重指出，战争是一种如此巨大的运动——一种力量和财富的顶峰在其中渐趋消耗殆尽的运动，它的对立面“和平”则是一种静止。

我们应当这样理解这种运动：当一场战争开始后，所有日常生活的规则、范畴、组织和秩序都会退场，由战争本身来充当至高无上的立法者。最惊人的勇气、最可贵的忠诚、最残忍的暴虐、最廉价的牺牲，都会在其中一一展现，并一次次地超越自身。当我们简单地把人视作理性的支配物、视作“文明”的代表者时，战争以最怪异的方式提醒道：还存在着差异如此之大的“另一种手段”，并且不受控制。也正是在这种不受控制的非常态中，我们重新获得对人之可能性的认识，并将其应用到作为

“常态”的和平状态中。无怪乎托尔斯泰要以这样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作为他最伟大作品的标题——《战争与和平》。

与这种“可能”相对，我们也从战争中看到了人之“不可能”。精明的战略算计往往为突发的偶然状况所破坏，未来失败的阴影时时隐匿于当下胜利的荣耀中。“祸患积于忽微，智勇困于所溺”；而人们依旧不肯放弃驾驭它的努力。战争如同最宏大的希腊悲剧，在最激烈的碰撞中展现命运之无常，人之伟大与渺小。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暴力—激情、不确定性—偶然性（“摩擦”）、政治目的—理性规划乃是三位一体的，它们共同构成战争之神的全貌。此时之人则有如亲见耶稣的罗马百夫长，于敬畏中油然叹出：“我亦是权下之人。”

战争是这样一种“可能”与“不可能”的混合体，以至于我们不可能脱离它来理解人类生活的整体。相反，只有对战争事务进行广泛的研读，才能获致关于人类生活的完整知识。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从第一期《战争史研究》面世到现在，已然七年矣。七年前，国内民间军事刊物的开创人陈朴先生为战研厘定了办刊主旨与题材特色，即以历史眼光与人文关怀为出发点，在关涉技术、战史、人物、战略等战争问题诸层次文章的撰述中，增进读者对军事和历史研究的兴趣，尤其要杜绝简单化、片面化的“唯军事论”、“唯武器论”思维。有赖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海量新资讯的流通，特别是海内外民间军事爱好者

依托电子社区展开的广泛交流讨论,《战争史研究》在赢得一批忠实读者的同时,自身的办刊质量也不断地再上台阶,跻身于国内有影响力的军事历史类书刊之列。

虑及战争研究在西方史学界尤其是欧洲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性,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战争史研究》也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放到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冲突历史上。针对中国读者兴趣浓厚的近代中日关系及日本海军发展史,战研推出了“明治以来的日本与日本海军”系列连载,详尽地叙述旧日本海军的装备、战略、其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及兴衰演化的全过程,反响热烈。而由战研首创的“近世的小国与战争”专题文章,围绕近两个世纪以来冲突多发的敏感国家与地区(如南斯拉夫、伊朗、以色列等),从军事视角检视这些地区的历史变迁,纵论与之相关的内政、外交、经济、民族、宗教等诸种要素,在增进读者阅读趣味、开阔历史眼界的同时,也使人推古及今,获致“穷存亡之际,通兴衰之变”的功效。

《战争史研究丛书》,精选《战争史研究》创刊七年来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及专题,依内容的不同编为七卷:三种小国战争专题及《塞尔维亚的轮回》是战研“近世的小国与战争”系列文章的精选,从巴尔干、波斯湾讲到东北亚、南美洲,其中“近世的泰国与战争”、“近世的海地与战争”等章节为国内首次刊载。《欧洲最危险的男人们》是近世欧洲几位传奇军人的传记,国内读者耳熟但未必能详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等均列入其中。《被遗忘的较量》属于“历史群像”系列,对纳粹黄金、原子弹发明、1944年华沙起义等军事史上极富传奇性但又疑窦重重的事件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武神与将军》则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的“二战”时期德国内部抵抗运动史。阅读过这一百余万字的选文后,相信读者会对历史上的战争有一番全新的观感。

就我个人而言,《战争史研究》远不仅是一份刊物,更是一种感情。在它初生之时,我是它的读者,如同许多热心国防问题、贪婪地找寻一切相关书籍来阅读的年轻人一样,翘首期待着每一期杂志。也因为它在高三的艰难岁月中带来的慰藉,我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国际政治系,以更多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对战争事务的关注。嗣后蒙前辈

章骞先生引荐，得以拜会阎京生兄，开始为战研撰文，最初为撰稿人之一，而后为主笔、副主编。四五年间，参与了全部三十余册刊物中超过半数的编撰工作，得偿夙心往志。放翁云，纸上得来终觉浅，年轻时经历过从爱者到任事者的渐变，体味过数年焚膏继晷撰稿的艰辛，感慨过历史缪斯克利俄（Clio）质朴而庄严的魅力，对世事与人生自会有不寻常的观感。

我们生活在广义的和平时代。上一次世界大战已是六十余年前的旧闻，发达的传媒则将伊拉克、巴勒斯坦、阿富汗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日常发生的一切包装为可资猎奇的肥皂剧。似乎和平本属天经地义，战争倒是不多见的病态。然而我们终究无法否认，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是经由流血的独立造就的，同样由战争塑造的还有现存的国界及版图。在人类标榜“科学”与“理性”的时代来临后，战争的残酷性反而显得愈加突出，造成的破坏也更为恐怖。而尽管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最近六年国际军火贸易总额却仍在直线上升。人类陆续征服过天花、结核病与脊髓灰质炎，但在可见的岁月里，我们仍必须适应在一个时时有战争的世界里生存——这便是阅读与思考战争的起因。

我不敢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小书足以使人“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它仅仅是一种助产术，旨在唤起关于正见的思索，以便让人更好地面对生活，面对作为持剑武士与和平召唤者双重角色的人类自身。在此，我愿以美国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在14卷《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战史》中的结语为本序作结：

“如果说对日战争的胜利除却变更了国际均势外还有些别的内涵的话，那便是始自希腊的永恒价值与恒常道德的复归。这些信条常遭折损，当人们为生存拼杀时，往往对其视而不见。但人类终将复归于斯，且诚然复归于斯，以期安享造物主之伟大馈赠——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之权。”

刘怡

2010年春 于西坝河

目录CONTENTS

P1 波兰永不灭亡

P2 序曲：“波兰已经灭亡！” **P9** 第一天：8月1日 **P17** 第五天：黑色

星期五 **P26** 第十一天：“一颗子弹换一个鬼子！” **P30** 第十二至第

三十一天：老城血战 **P41** 第三十一天至第六十天：“华沙正望眼欲

穿” **P50** 第六十三天：10月3日上午8点整

P61 纳粹黄金

P62 纳粹黄金，就像一道划过天空的闪电，带给人不寒而栗的恐惧感

P66 “安全港计划”及美国情报官员与纳粹的勾结 **P72** 鲍曼的“火

场计划” P76寻找纳粹藏金 P79瑞典与纳粹黄金 P82西班

牙、葡萄牙与纳粹黄金 P88土耳其、阿根廷与纳粹黄金 P94瑞士

与纳粹黄金 P98纳粹赔款的分配 P100阿根廷的第三帝国神话

P103天皇的黄金宝藏 P108纳粹黄金与美国 P113结语

P115明治最后的武士

P116明治政府的困境及其对策 P120开国国策与攘夷派的矛盾

P122征兵制、秩禄处分与士族生存危机 P125征韩论与明治六年

政变 P135私学校概况 P137韬光养晦的西乡 P138政府的预防

措施与火药库抢劫事件 P140导火索：暗杀西乡？ P141萨军的出

战准备 P142 明治政府方面的军事准备 P144 萨军出兵 P144

熊本城攻防战 P148 植木、木叶之战 P151 高瀬之战 P153

炼狱——田原坂 P161 山鹿方面的交战 P162 政府军的右钩拳

P164 人吉失守 P166 克复鹿儿岛 P167 攻陷都城 P168 宫

崎、延冈的战斗 P170 “孤军奋斗破围还” P171 一百里壁垒间

P172 “秋风埋骨故乡山” P174 尾声

P177 通往原子弹之路

P178 原子分裂了 P182 看台下的核反应堆 P190 橡树岭 P196

汉福德 P200 洛斯阿拉莫斯 P205 玻尔与重水工厂 P213

德国原子弹计划与阿尔索斯小组 P225 “三位一体” P235第

509混合大队 P241 MOKUSATSU P250 1945年8月6日：广岛

P268 1945年8月9日：长崎 P281 结语：斯韦尼少将于1995年5月11

日在美国国会发表的证词

P291 主要参考书目

波兰永不灭亡

1944年华沙起义



序曲：“波兰已经灭亡！”

1939年10月4日，在乌亚兹多夫林阴道的尽头，趾高气扬的希特勒检阅了穿越华沙市区的德军部队。此时距纳粹入侵这个中欧国家刚刚过去一个月。

1939年9月1日，以航空兵为后盾的德军装甲部队向全世界展示了名为“闪电战”的可怕战争新模式。15天之后，德军即已兵临华沙城下。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要求苏联，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相关规定快动手。但是，苏联想以“保护西乌克兰人和西白俄罗斯人免受德国威胁”为借口出兵，这个主意德国自然是不喜欢的。不过，最后苏联还是以这个借口出兵侵占了波兰的东部地区。用莫洛托夫的话来说，苏德两国军队这么砰然一击，波兰这个“凡尔赛条约的丑陋产物”就化为乌有了。

瓜分完毕后，希特勒立即发布命令：将德国占领的波莫瑞、大波兰、西里西亚三省以及罗兹、克拉科夫两省的一部分组成“德意志人省”，直接并入德国版图；其余地区组成一个“波兰被占领区总督管辖区”（简称总督区），下辖克拉科夫、华沙、卢布林、拉多姆四个行政区。他甚至下令将在华沙举行阅兵仪式的林荫道更名为“胜利大街”：“务必使那些可怜的（波兰）人铭记我们的胜利！”

可怜的波兰人当然无须铭记这种耻辱性的“胜利”。在历史上，这个国家曾经三次被瓜分，加上这次已经是第四次。而每次亡国之后，各阶层中的精英人物总会竭尽全力准备秘密起义，以至于这几乎成为了一种历史循环。就在希特勒兴高采烈地检阅部队之时，波兰国家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农民党和社会党的代表就已经聚齐于华沙波兰储备银行的金库里，讨论起了开展抵抗运动的工作（由于苏德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波兰工人党拒绝参加此次会议）。同月，弗拉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在巴黎建立了波兰流亡政府，后迁移至伦敦。流亡政府包含了参加华沙抵抗运动会议的四大政党代表（国家民主党更名为波兰国民党，基督教民主党更名为波兰劳动党），统一指挥着波兰国内蓬勃发展的地下力量。

德国人大概以为波兰真的灭亡了。他们开始毫不留情地榨干波兰的经济，同时剥夺波兰人的人身权利，完全把他们当作劣等种族看待。1940年，冷酷的纳粹律师汉斯·弗兰克博士当上了波兰总督区长官，便开始残酷地处死异端分子和任何稍有“不轨”迹象的普通市民。他有一句名言：“如果处死7个波兰人就张贴一张告示的话，恐怕砍光全波兰的森林都造不出那么多纸。”命运最为悲惨的是占战前华沙人口（135万）三分之一以上的犹太人。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被驱赶到集中营，然后无声无息地消失了。1943年，由于对被悄悄灭绝的命运极为愤怒，华沙犹太人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但在装

1. 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1901~1966），出生于德国威斯特法伦的波兰移民家庭，10岁时全家迁往德属波兰的波森（波兹南）居住。1920年加入波兰军队，并参加波苏战争。1923年加入波兰农民党，1929年选入国会，1937年成为农民党主席。在毕苏斯基死后成为政治反对派，反对“上校政府”。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时，米科拉伊奇克以列兵身份参军，波兰投降后逃往匈牙利，经南斯拉夫前往巴黎，参加波兰流亡政府。1941年任内政部长，1943年成为总理。1944年经与英苏协商，辞去流亡政府总理职务，返回波兰，出任民族团结临时政府副总理和农业部长。1947年出亡英国，后移民美国，1966年去世。2000年遗体迁回波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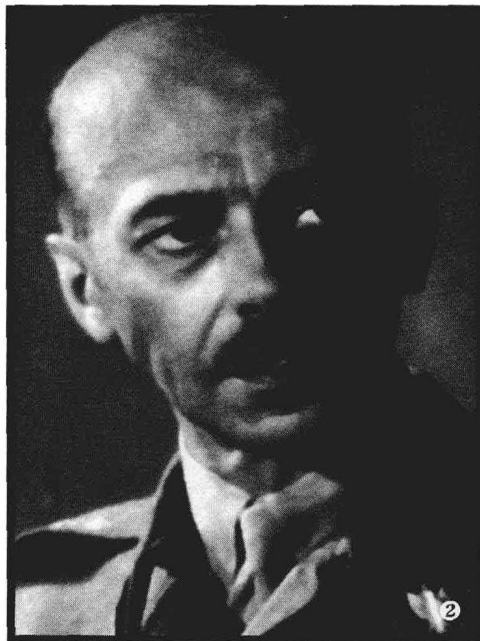
2. 塔戴乌什·“博尔”科莫罗夫斯基（1895~1966），出生于利沃夫，“一战”中在奥匈军队中服役，战后加入波兰陆军。“二战”波兰失利后在克拉科夫地区组织地下抵抗运动，化名为“博尔”。1941年7月成为“国内军”司令。华沙起义失败后按照投降条款被德军关入战俘营，1945年被盟军解放。战后前往伦敦，1947~1949年任波兰流亡政府总理。1966年在伦敦去世。

备精良的党卫军镇压下，占市区1/20面积的犹太人居住区被彻底毁灭，成为一片焦土。短短三个星期内，13000名犹太人被害，30万幸存者全部被送往集中营。

不过，德国人的“种族纯净”政策也带来了一点意外的好处：出于清洗“政治上不可靠分子”的目的，几百万波兰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被驱逐出已经并入德国的省份，悉数塞进了华沙这个“多少年来收容不可靠分子的垃圾场”（汉斯·弗兰克语）。这样一来，战时华沙的人口居然一直维持在100万以上的水平（不含50万犹太人）。

从1940年年初开始，袭击德国官员和其他德国人的事件就频繁发生。一开始这还是偶尔发生，但到1942年东线战局逐渐逆转之后，以推翻德国统治为目的的抵抗运动终于发展为组织严密的抗暴斗争。

1942年2月，根据西科尔斯基将军的命令，潜伏在波兰国内的抵抗组织组建了忠于伦敦流亡政府的武装力量——“国内军”。它的前身是20世纪30年代波兰为预防苏联入侵而建立的地下抵抗组织网。“国内军”在作战上不受盟军指挥，而直接听命于伦敦的波兰流



亡政府。为指导德占区的地下运动，设在伦敦的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和波兰流亡政府外交部承担起了“国内军”的训练任务。他们在暗夜投下武器弹药和通讯器材，还派出特工人员潜入华沙。到1944年春，“国内军”的各种组织已经发展到25~35万人。

与波兰国内抵抗运动的风起云涌相比，此时的苏联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虽然斯大林早在1941年就与波兰流亡政府签署了“友好互助宣言”，但1943年4月，当4500名波兰军官在卡廷森林里“失踪”的真相被揭露之后，苏联政府开始拒绝承认伦敦流亡政府。显然，他们另有打算。果然，在同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无视流亡伦敦的波兰政权，要求英美承认1939年根据苏德条约割占到的波兰领土，波兰的损失则靠日后割取德国领土来弥补。由于丘吉尔希望斯大林尽快恢复与流亡政府的关系，当即同意了这一建议。罗斯福也表示默许。这样一来，伦敦的波兰政府就被推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1943年7月4日，西科尔斯基将军在一次可疑的空难中死亡，农民党领袖米科拉伊奇克接任流亡政府总理。他一上任就飞往华盛顿寻求支持。令人惊讶的是，一个月前还主张波兰政府应该与苏联合作的罗斯福却告诉他，“拖延任何有关边界的解决方案”。国务卿小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向波兰人解释，在不久的将来，华盛顿的政策将发生变化，“届时可以强有力且富有成效地支持波兰”。大受鼓舞的米科拉伊奇克立即拒绝了苏联方面的一切谈判请求，转而顽固地坚持恢复1921年的苏波边境线。由于之前斯大林提到了希望组建一个包含多方势力的新波兰政府的建议，米科拉伊奇克还通过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武装力量司令部作战处，向华沙城里的波兰“国内军”发出警告：斯大林可能正在组织一个傀儡的波兰政权，必须尽快夺取波兰沦陷区的政权，告诉世人“独立的波兰共和国已经存在”。

1943年，德国的东线战局正在恶化，但还远远没有到土崩瓦解的地步。大量德军部队正毫发无损地从苏联战场撤回来，试图把波兰变成下一个战场。华沙的抵抗组织领导人表示：在中心城市冒冒失失地发动武装起义是危险的；不过，在德军已经遭到惨败的地区，进行局部游击战是可行的。从1943年2月起，他们开始筹划代号“暴风行动”的武装起义计划。即使由于叛徒告密，“国内军”总司令格罗特-罗韦茨基将军在1943年6月30日被党卫军保安处逮捕，“暴风”行动仍如期展开了。

1943年12月，波兰“国内军”接到了流亡政府武装力量总司令索斯科夫斯基将军关于全面发动武装起义的命令。1944年2月18日，在伦敦新任“国内军”总司令的科莫罗夫斯基少将（化名“博尔”，意即森林，下文即将科莫罗夫斯基统一称作“博尔将军”）再度确认了这一命令。他旋即前往华沙，指导起义的准备工作。

波列斯瓦夫·贝鲁特(1892~1956)，原名波列斯瓦夫·贝尔纳茨基，出生于卢布林省乡村教师家庭。1925年前往莫斯科受训，1933年成为“格鲁乌”(红军总参)间谍。“二战”爆发后逃往波兰东部乡下。1943年成为“波兰工人党”领袖。1947年成为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统。1956年参加苏共二十大时神秘死亡。



波兰“国内军”的“暴风行动”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整体计划。由于没有西方盟军直接出兵波兰的可能，“国内军”只好铤而走险，把希望寄托在苏联人对德军的打击力度上。根据东线苏军的进度，起义将从东到西逐步展开：首先，“国内军”

在利沃夫和维尔纽斯之间点燃战火（维尔纽斯—利沃夫一线是流亡政府所能接受的未来苏波边境的最后底线），随后蔓延到比亚韦斯托克、卢布林和华沙。起义军不仅要阻挡德军的撤退，而且要维持好当地治安，以便流亡政府在苏军到来之前就宣布恢复对大城市的控制。至于起义依靠的基干力量，“国内军”已经拥有了87000名以上的战斗人员和9000人左右的正规武装，加上后勤和辅助人员，总人数高达35万。

对波兰人的这些打算，斯大林当然想得到。

1944年1月4日，苏联红军第一乌克兰方面军越过了1939年以前的波苏边境线，进入了波兰境内。他们后面跟着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小分队，到处搜捕公开露面的“国内军”领导人，解除游击队的武装，一些波兰抵抗战士被以种种借口关押杀害。1月15日，伦敦流亡政府向盟军总司令部呈递备忘录，要求苏联尊重波兰的领土和主权。但斯大林置若罔闻，因为他手里已经有了新的政治资本。就在当年1月1日，同样是在战线后面的华沙，苏联支持下的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和其他几个政治团体秘密成立了一个“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波列斯瓦夫·贝鲁特为主席。贝鲁特随即宣布，不承认伦敦流亡政府的政治基础——1935年波兰宪法，而要以三权分立的1921年宪法为基础来组织政府，并且成立新的人代会作为“新波兰”的最高权力机构。人代会宣布伦敦的流亡政府无权代表波兰人民，并且组建了“波兰人民军”。由于苏联的大力支持，尽管人民军的力量还不到“国内军”的1/10，但对峙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